

# 你是我的

在生活的“捶骗”中  
尽情翻跟斗

孔三 著

我筋疲力尽，我心灰意冷，我逐渐改变，我只能接受，我没有激情，我缺乏信仰，我说不清楚，我爱不明白，我忘不掉，我拾不起，我一无是处，我自相矛盾，这就是我……



河南文艺出版社

# 你是我的 人

孔三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是我的人 / 孔三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765-036-2

I. 你... II. 孔...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7447 号

**你是我的人**

作 者: 孔 三

出版统筹: 单占生 许 永

选题策划: 陈 静 张 军

责任编辑: 张 娟 黄金平

美术编辑: 王井起

责任校对: 丁淑芳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1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 >

我筋疲力尽，  
我心灰意冷，  
我逐渐改变，  
我只能接受，  
我没有激情，  
我缺乏信仰，  
我说不清楚，  
我爱不明白，  
我忘不掉，  
我拾不起，  
我一无是处，  
我自相矛盾。  
这就是我，  
最后一次提醒大家，  
我的名字叫孔二。

## 关于小说



这是一部纪录片，小说尽力通过几个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的生活，表现现代都市生活中年轻人的迷失和无奈，全面展现新一代青年人的精神空缺和空虚。在这种成长的烦恼中，他们慌乱不堪，肉身不能承受生命之重，拼命想找某种思想和灵魂上的寄托，于是他们谈恋爱，于是他们发表一些谬论，于是他们的行为常常出格，于是他们习惯性发泄。然而，他们的种种挣扎并未改变什么，而是更加慌乱、孤寂，于是他们更加孤单，更加疏远人情，更加神志不清，甚至精神崩溃，自杀念头、呆板盲目、自我逃避等不良反应充斥着他们的生活，从而构成他们生活的四重奏：年轻人的迷惑、年轻人的反叛、年轻人的谎言、年轻人的谬论。

我所写的只不过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一点也不绚烂，他们也许永远只是自己的陌生人而已。也许，当他们的生命有朝一日结束之后，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甚至连姓氏也不曾留下。我想说，生活是一个慢慢“捶骗”的过程，我就是尽力想描述清楚这种“捶骗”的过程。于是我在小说里写道：我筋疲力尽，我心灰意冷，我逐渐改变，我只能接受，我没有激情，我缺乏信仰，我说不清楚，我爱不明白，我忘不掉，我拾不起，我一无是处，我自相矛盾。这就是我，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我的名字叫孔二。

当田岚像只澳大利亚考拉熊紧抱着我安然睡去之后，我又一次习惯性地失眠了，我以这种方式来祭奠我的青春，那是2006年的12月25日。我失眠的一个特征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的结果是沮丧，沮丧之后便开始寻找出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时至今日，我仍然被这种一无所获的徒劳感所困扰，由于我的这种失望情绪无法得以排解，自然而然地我也用失望的视角去观察我的生活，以及我生活的环境及其人和事。结果我愈发迷茫，我看不懂也搞不清。我发现，我的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我搞不清楚，比如气温不断升高是否意味着我们都将完蛋？比如我为什么会走上“行政不作为”的道路？比如我与漾阳的分手到底是谁的问题？……这些问题日积月累使得我终日挣扎，苦不堪言。



2006年3月18日，我与漾阳在交大附近的名典咖啡屋聊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便选择了各自过各自的日子，互不搭理。她当时给我的解释是两个词：激情和希望，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不能继续让她颤抖，让她呻吟，理由同样是两个词：激情和希望。漾阳没有向我解释何为激情和希望，她将这个自由思考权交给了我。为此我日夜煎熬，我想找到答案，我想明明白白，我想痛改前非，我想找回激情和希望。但是找到的答案似乎与我毫无瓜葛，因为我发现不仅我没有激情和希望，而且似乎没几个人比我多，于是我认为这是人类的问题，而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于是我认为漾阳完全是胡说八道，冤枉无辜，不可理喻，无需怀念。

后来，我患上了失恋综合征。后来……没有后来，只有日后。日后，我彻夜不眠，东游西晃，上奔下窜，脑子大片大片地出现空白，一些不良

习惯如酗酒、说脏话、与形形色色的女人鬼混……也都无师自通。我认为“激情”和“希望”属于造词失误，因为我发现没有可用的地方，于是我们生搬硬套，于是我们曲解了它的本来意义，于是我拖着一双疲惫的腿四处消遣过剩的精力。这是一件惨不忍睹的事情。



我的生活不是简答论述题，而是一道没有可选答案的选择题。无可选择时只能是不去选择，漾阳选择了与我一刀两断，我的选择是接受漾阳的选择。这就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从介绍我自己开始。

我姓孔名二，孔子的孔，老二的二。刚进大学的迎新会上，我就是这么介绍自己的。关于那个年纪的记忆，几乎无一例外地围绕理想而进行。一切美好的和罪恶的事情都发生在夏季。最直接的体现是女同学的衣服越穿越少，隐约露出半熟的乳房。这很好，我认为这是大学里为数不多的风景，不好是很少有人能抵御这种诱惑，包括我那个体面的老师，总是借一切机会走到几个小丫头桌前伺机指导学习，眼睛却总凝望敞开的衣领最深处。就那么大点姑娘，经得住你那么意淫吗？我承认，我是吃醋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大学的向往便浓缩成一件事，可以以恋爱的名义正大光明地谈个女朋友，甚至可以有更过激的行为。可见我当时有多么恼怒，可见我的错误是多么历史悠久。

理想就是从那个季节彻底破灭的，特别是在2003年的那个夏季，谁都知道，那年的夏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每个人都戴着白色口罩过活；那一年，“非典”来了。体温计代替了手中的钢笔成为战斗武器，我们被圈在栅栏里自己找乐子。我的人生目标从此一去不复回。那时的我，飘忽不定，放任自流，失去自我，难有目标。一切谎言在生命面前被拆穿，赤裸裸的。

我眼看着我的同学跟囚徒一样被老师押走，还有他无助和绝望的眼神。由于这种事情不仅一次地出现，于是我们学会冷漠地面对，同时在冷漠中彻底绝望。

不过，我最终在那场战斗中幸存了下来；很庆幸，我在那个时候体现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吸引了一个女孩，她就是李漾阳。

李漾阳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她的脸蛋犹如《受孕告知图》里的天使的脸蛋，我喜欢这样的脸蛋，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喜欢在极短的时间里喜欢上一个人，也就是说我相信而且热衷于一见钟情，我一贯如此，并且乐此不疲。我愿意为漾阳放弃一些东西，譬如尊严。我要放手套她了。当飘扬的柳絮呛得她咳嗽了几声后，她那个大个子男朋友吓得到离她两米外的地方才说话，或者干脆在电话里说“I love you”。我的机会到了，我不怕，我认为我不同凡响，我靠近了她，这让她特别感动。是的，她是个容易感动的姑娘。

于是，我有大量的时间和机会去填补她心灵的空虚，我的方式是不停地卖弄、卖弄、再卖弄。这很像一些动物的求偶方式，比如蜥蜴、变色龙、燥热的鸟儿，它们都是通过卖弄自己来勾引雌性的。在这一点上，你会发现人类几千年的进化微乎其微，一切都是瞎扯淡。我给漾阳讲阿尔·帕西诺，讲他主演的《热天的午后》、《教父》、《疤面煞星》、《魔鬼代言人》、《闻香识女人》、《情枭的黎明》和《盗火线》，给她讲“只差一步”的探戈，给她讲迈克尔·曼怎样让罗伯特·德尼罗与阿尔·帕西诺飙戏。后来，她就躺在我怀里听马孔多的故事了，我给她讲了霍·阿卡蒂奥的生殖器上刺满了蓝色和红色的文字。我甚至教她拉丁语中“我是疯子”是这样书写的：Hocest Simplicicissimum。就是那时，我与漾阳结成了战友之情；我们无比洒脱地面对周围的恐惧、惊慌以及猜忌和谣言。我们愿意在失去的路上结伴而行。

“做我的女朋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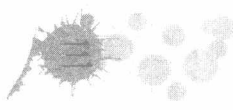
“我有男朋友呢。”

“旧的不去……”

“我考虑考虑新的。”

我没有给她考虑的时间，这符合我的做事风格，我讨厌所谓的考察期或者相处期，我认为那纯粹是掩耳盗铃，是瞎扯淡，是铺张浪费。我从跟漾阳谈阿尔·帕西诺到将手伸进她红色的乳罩里总共不到四天，我认为这符合当今的生活节奏。尽管之前漾阳除了大个子男朋友外，还谈过一个不到三周的男朋友，大个子也不到半年就被“非典”淘汰了。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将处女之身献给我们的爱情。这是她说的，我始终没有见到那一抹红色。我不在乎，所以我不大注意她到底流了红没有。

时至今日，见证过我们感情经历的人仍然认为我们的分手纯粹是天妒英才，是在错误的时间下做出的错误选择，但我一贯坚持我的观点，我们的分手是必然中的必然，我很确定。



每个人都得有一份工作，不管喜欢不喜欢，你都得干着；每个人都得有几个朋友，不管喜欢不喜欢，你都得交着。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的生活极其混乱，是的，就是混乱。我黑白不分，善恶难辨；我头重脚轻，毫无目标；我不明就里，没有重点。直至今今天，我仍然理不出头绪，思索的焦点在我为谁而拼命，我的生活明显缺少动力，缺少信仰，我是彻头彻尾的迷惘的一代。因此，我的小说更是让人读着头脑发晕，单调混乱，不知所云。那么就从工作说起吧。

大概是2007年某月的某一天，具体时间我忘记了，我从来不善于分清今天跟昨天有何具体的区别，总之，我出事了。那天，我照例头昏脑涨

得想瞌睡，那天，我还是心烦气躁不说话。不幸的是，还是有人来打搅我，一男一女；不幸的是，这次跟我磨嘴皮的不是一般人，是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派来的两个调查员。他们所问的问题我一律不予理睬。最后，当我看到我们处室的黄处长和其他几个部门的主任屁颠屁颠钻进小房子开会时，我意识到事情严重了。我点上一根烟夹在手指中，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脑子一片空白。那根香烟一直燃烧着，烧到我的手指把我烧醒。我掐灭烟头，打开抽屉，收拾自己的东西，期间我叹了一口气，我想我完蛋了。

他们对我一年多的工作了如指掌。由于我的“疏忽大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有一百多万。这次一共查出三个人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牵头作假的老李已经被刑事拘留，据说要判三年左右。其他两个协助作假的以“经济诈骗罪”判处一年牢狱，他们已经交由警方处理。我在这里边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本来需要重点审查的报送材料，我居然以看人面而不重事面的简单方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我想说，他们从中谋取了很大的利益。听几个局里的朋友和干公安的大鹏说，这件事可能不会一查到底，而且我主观上不是故意犯错，如果真要追查下去，各级领导最起码要负“监管不严”的责任。局里封锁了一切消息出口，特别是对媒体……结果，我在家等了一星期，局里通报了内部处理意见，给我的定位就是“行政不作为”。之后很快我们部门的人员开始大换血。我接到处分通知后，赶紧卖掉房子和车子。那辆开了半年不到的奥迪A6，以极低价出售。这事说起来简单，过程却很复杂，而且有些细节至今仍让我难以启齿，不想面对。

就这样，我被安插到了鸿飞公司，仍在西安。这符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需要说明的是，我当时在某局某处做审查员，我们局在市政府几十个局里算是炙手可热的部门，所以你看到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小姑娘开“大奔”千万别惊讶，这里每个人都很富。我的工作，除了坑蒙拐骗就是胡说八道。对于调配的工作，我毫无怨言，暗自窃喜，仓皇逃离。于是我搬了

新家，换了新朋友。

#### 四

我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更讨厌不停地绕弯子，我十分厌恶将简单事情复杂化的人，因此我很欣赏能够将复杂事件简单化处理的人。比如田岚。她真是个不错的姑娘，她的想法跟我一样单纯，性交就是性交，绝不掺杂任何其他的东西，我喜欢简单的生活。那夜，我带她到我家，我问她要不要脱衣服，她没有否定，只是说把灯关了吧。我一下子激动起来，整个过程我显得很急，我想是酒精的作用，我只记得她不停地踢蹬，并且在我肩膀上留下了一道渗血的牙印。当我用一次足以摧毁地球的能量释放完成最后一击后，我冷静了，我推推背对着我一丝不挂的田岚说：“对不起。”

许久，她转过身来，用头顶着我的胸膛说：“再来一次吧，这次轻点，有些疼。”

我听到了她哼哼唧唧的声音，我想说，她哼哼得好听极了，我想我是疯了，当然，田岚她陪着我一起疯掉。

然后，田岚给我讲了她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给我讲了她那个变态的男朋友，讲到 he 一次次用皮带抽打她的身体，用冒烟的烟头烫她的胳膊。

#### 五

田岚是我在位于东大街的“1 + 1”酒吧喝酒时碰到的，她是陕西某个方言剧组的动画设计员。上次我去人艺剧院交剧本时见过她一面，在建西街。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内向，说话时从不抬起眼睛直视对方；她吸引我

的地方，或者说能够让我注意到她的是那副宽黑边的眼镜，还有卷曲在头上的凌乱发髻，这是一种美妙的视觉落差。我想，她看似温柔，实则狂野，她是这种类型的女孩子，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我说这个的意思是，田岚她是个正经的姑娘，她有正当的职业，正常情况下，她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她只是在某个时间段和表现点上吸引过我的注意，而那个时间段她正好失去防御能力。

至于12月25日她为什么出现在“1+1”酒吧，她说，她像个傻子一样，一个人孤魂野鬼地走在川流不息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人，各色各样，可是只有她是孤单一个人。和男朋友说好了一起狂欢的，她甚至准备好了门衣的面具。然而，直到晚上十一点他都没有出现。

于是她到了娱乐城，于是她在我面前举起一瓶百威一饮而尽，于是她印证了我当初的判断，于是我问她：“你贵姓？”

她没有回答我，随着喧闹的音乐举起双手在空中挥舞。DJ台正在播放曲拱敌人的《罪恶的薪水》，德国金属音乐女神Angela Gossow以一种近似恶魔的吼叫歌唱。

现场太嘈杂了。难得的狂欢夜。这让我不得不认为，很多人在压抑中沉寂得太久了，大多数人为了一个叫薪水的罪恶的东西束缚了太久，于是大家选择了各自合适的方式消遣自己。我提高了分贝又问：“你叫啥？”

田岚指指自己的耳朵，又指指狂欢的人群，我明白她的意思。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的是安静，我没办法让自己也随着音乐去挥舞双臂，我没有耐心，我也并不认为那样会很过瘾；反而，我觉得那很傻，我有比这更能释放自己的办法，比如上床睡觉。

于是我起身。田岚又指着自己，意思让我再说一遍，我大声说：“操你妈！”

“操我吧。”她居然听到了，就这样我俩混到了一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田岚不仅说话时不敢直视我的眼睛，而且在她说话时还有个

特点——语速特别慢，几乎是一秒钟一个字，而且每句话都拖着长长的尾音，似乎说完这句马上没有力气说下一句，很像床上的呻吟声，这让我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如果有人据此推断田岚就是一个骚娘们，那我要说，你就是个碳氢化合的单细胞动物，你甚至连植物的光合作用都不懂。我要告诉你的是，田岚是一个神奇的姑娘，她的爱是那样的执著和沉迷，不管你信不信，我都打算讲给你听，当然，你可以不听。

## 六

我搬的新家在南二环西延路上，我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有几个朋友。尽管他们都很忙，而且各有妻儿老小，家庭事业女朋友。但是在心理上，我有一种没有被遗弃的感觉。

凌晨时分，段大鹏打来电话。我接起电话只听见他叫了一声“孔二”便开始哭哭泣泣。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家，我说你等着，我马上过去找你。

大鹏是我初中同学，我欣赏他的唯一地方是他的坚韧。初中三年级时我俩同桌，我看见比较帅气的男孩子有点亲近感，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之前，我上初一，他上初三，我上了初二，他还在初三；结果念到高三时他第一年没考上大学，又复读了一年，不过转到别的学校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来不曾见大鹏哭过，或者他自己说放弃算了、不念书也罢之类的泄气话，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次大鹏遇到了令他无法逾越的大事。工作？同事？父母？发生了不幸？我这么想。

大鹏从郑州某军事学院毕业后进入公安部门做刑事侦查警，长年东追西抓，有时候一个月见不到一次面。对此，他的女朋友枫玉也时有唠叨，说跟着大鹏自己都少活几十年，自己才二十四岁，像活寡妇一样去习惯不停地等待，这样的生活太没有安全感了。这是枫玉当着我们的面，嘻哈哈

靠在大鹏肩膀上说的。我们谁也不在意这句话包含的一些思想倾向，我只认为那是他们亲昵的表现，他俩都有点童心未泯。大鹏说先打打基础，想办法再调回老家去，做普通干警，专心培养下一代。他说只要枫玉开心他就万岁。

顺便说说大鹏的女朋友枫玉，她是咸阳人，在陕西师范大学学习幼儿教育专业。毕业后在育才幼儿园当幼儿教师。大鹏是经人介绍认识枫玉的，二人一见如故，很快发展到不离不弃的地步。在朋友圈中，大鹏也因宠爱枫玉而被大家取笑。大家预测，大鹏结婚后肯定怕老婆，有点给公安丢脸。当然，从枫玉的角度出发，值得她夸耀的也正是大鹏很爱她。

我认为大鹏是我的朋友圈中最被命运光顾的一个。他该经受的磨难在上学时已经尝遍。根据一些无聊人士分析，每个人一生所经受的磨难大概在一定数量上，并且据说这个数量可以通过牛顿定律推算出，具体如何推算演变我不太清楚，我认为这是哗众取宠，是自我安慰，不值一提。对于大鹏的前途，我认为他不会有大的作为，因为他为人太直，心太软，不够狠。但是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与枫玉的感情，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相得益彰。

大约过了十分钟，我来到了文艺路。大鹏还在抹眼泪，茶几上有一桶方便面，是只吃了一半的康师傅。

“怎么啦，大鹏？”

“枫玉她说，要跟我分手。”

“为什么？”

“她说喜欢别人。”

“谁？”

“她们同事，税务局的。”

“她不是在育才幼儿园吗？”

“不是，我托人把她弄到福建税务上了，我也正在往那边调。本来打算到那边不干刑警了，我们可以安心下来结婚，可是……”大鹏头埋在手掌

里，又哭起来。

“走，大鹏，去喝酒。”



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自转加公转的星球，我们的生活势必也是自转加公转的生活，一方面你得围着自己转，一方面你得围着别人转悠。大鹏的事情把我搞得很不开心，它直接触动了我那根敏感的神经。我所接手的一部二十集的农村题材的连续剧本子因此也一推再推。大鹏属于比较晚熟的那种人，枫玉仅仅是他二十八岁的初恋，当有一天他发现男人的魅力在枫玉身上发生了奇迹，有个女人喜欢和他在一起时，他便断然决定非枫玉不娶。我知道，不管我给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进去，那是他自己辛苦筑起来的城堡，岂能轻易摧毁。他一次次重复同样的问题：“孔二，你说枫玉真的能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她还是爱我的，对不对？”

我只能一次次给他说明，这个世界离开谁都能活，一切都会有结束的一天，因为你不可能长生不老。我给他说明人生的阅历里有失恋这一节，我还告诉他，爱情是很靠不住的，它比刮风下雨还让人捉摸不定，说下就下，说刮就刮，说停就又停了。虽然听起来有点残酷，但我仍然希望大鹏能尽快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在说大鹏的时候，无意中我就扮演了大鹏的角色。大鹏对自己与枫玉的点点滴滴如数家珍，一遍遍说枫玉对她如何好如何好，什么时候买了西瓜留着等他吃，什么时候买了新衣服等他回来穿给他看，什么时候半夜睡不着只等他回来……最后，他决定请假去福建，他还是去了福建。



圣雄甘地说：有一件事情在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深信道德为一切事物的基础。遗憾的是，我自认为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也一直对周围生活缺少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所以，我很难发现有哪个人能用“道德高尚”四个字来概括。我的生活，除了一塌糊涂，就是乱七八糟，毫无章法。我时常赤身裸体地起身坐到沙发上，坐在漆黑黑的屋子里发呆。

我倒了一杯咖啡仅是嘬了一口，苦的。我开始陷入深深的沉思，我喜欢在夜深人静时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我在想，假如罗伯特·朱莉脱掉衣服一丝不挂躺在我的床上，我还能这么镇定自若吗？我做不到。除非有以下原因我才有可能无动于衷：一是我性功能衰竭，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我不喜欢欧美的白人，我喜欢的是非洲的黑女人；三是我是同性恋；四是我是个伪君子，我宁愿备受煎熬，也不靠近她一步。很可惜，我什么也不是，我的抵抗力差得要命。因此，当上述情况一旦出现，我会急不可待，勇猛顽强。因此，我想到了李漾阳，我想到她跟我一样也是因一时不慎而抛出轨道，越驶越远。我想起了2002年我们相识，2003年我们相爱，2004年我们睡在一起，2005年我们开始吵架，2006年我们分得一干二净，许多跟她在一起的记忆都刻在我脑海里。



2002年9月，我身穿骷髅头的T恤衫，足蹬李宁牌白色运动鞋，背着双肩包走进了交大，我那时是如此年轻，以至于那时我总认为，如果我的



生殖器足够长，我就可以找个支点将地球连根撬起，那一年，我二十岁。

我记得第一次开班会时，四十几个人坐在大教室里谁都不认识谁。可喜的是，我发现我们班的女生数量不少，而且似乎有几个相貌诱人的雏儿。女生大概有二十三个左右，后来确定是二十四个人。之后，我们开始介绍自己，并开始推举班干部，完全采用民主投票的形式，根据学号投票。我投了两个人，学号是 23 和 24。我喜欢这两个号码，一个是迈克尔·乔丹的球衣号码，一个是我们班女生的数目。班会结束后，班主任让我们以《我的理想》为题写篇文章。我的理想是当老师，王明说自己想当个导演，其他有想当科学家、数学家、文学家，等等，反正出手就是名家专家，其中幻想当歌星影星的也不少，主要集中在女生中。

我留意到王明也就是在这次班会上，后来发现这个头发长得像野草一样的小子居然是我的下铺。不过，说实话，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不怎么好，我一直感觉他像从监狱里逃出来混进学校的，行为特猥琐。我想，我对大学感到讨厌多半是从讨厌王明开始的。

整个 2002 年，我老老实实说话，规规矩矩做人，大课小课节节都上，临考前，我还拿着课本去图书馆后面的西花园借着昏暗的路灯夜读。

像众多交大新生一样，我也去参加校学生会，接受组织的磨炼。当时，面试我的正是李滢阳她们几个人。我填报的是校学生会宣传部干事，“干事”其实就是个义务劳动者，抬宣传板的活儿。我记得当时滢阳问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想都没想，随口说：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这是王小波唯一的一首诗，写在《三十而立》里。当时面试我的三个人憋了半天还是忍不住哄堂大笑，滢阳拍着桌子说你可以回去啦。就这样，我没有被学生会宣传部录取。意想不到的是，几天后，《大学》杂志社叫我参加面试，并告诉我是机械系的李滢阳极力推荐的。当然，因创作风格出入过大，没过多长时间我就退出了《大学》，但是从此我就认识了李滢阳，几天后我以新生的姿态请她去食堂喝汽水。